

三怡堂叢書

過菴遺稿

十九

三 拾 壹 卷

三怡堂叢書

過庵遺稿

周德宣署眉

癸亥空河南
官書局重刊

杞縣志 文苑

陳卜字子貞歲貢江子博學強記善屬文與兄乙齊名嘉靖乙酉舉於鄉貌不逾中人而抵掌談時事鑿鑿中窾時兄乙舉進士族人多乘堅策肥卜獨布衣蔬食與諸文士相倡和泊如也正德以來邑中田賦苦累卜爲書千餘言以達諸當道辭其辨悉覽者爲之歎服所著有過庵遺稿行於世

敘刻過庵子遺稿

少室山人楊本仁撰

噫此過庵遺稿邪過庵子束髮振奇至蜚英汝洛方是時
業已言無不文文無不可觀而今所哀刻止此邪噫噫夫
古之入固有穹階華秩震耀海宇卒無一言足以名世而
其絕辭雅倡妙入金石有一世之所歆覩而子孫弗肖委
若土梗焉者嗟乎若過庵子可亦無悲也邪過庵子博綜
群言探索微奧故醞藉閎深研核精審吾鄉大司馬浚翁
深器重之然其人軀幹弗踰中材而雙瞳炯炯氣劇嵩華
居常雅嘿訥訥如不能言而群喙鋒起輒以片辭切其機

要文思精工力掃浮豔若無驚采絕艷而古意名言率未
之前有嘗謂爲文要自己出先民杯鼎殘膏將焉用之是
其積竒爲材自効一斲鐫古爲金獨挈一範者乎是故見
道之言意旨精透無枝辭涉世之言明是非切事情意多
渾厚而婉曲鍼俗之言警切而厲抹敝之言峭拔無含蓄
一字一砭祛惑之言指畫分明披如朗鑒頌美之言典則
無諛辭無媿色今其文亦僅有太息曰嗟平世之賢英不
勒勛天府則藏書名嶽詎齷齪一第爾邪於是遂絕意進
趣若有志著述故諸凡請求隨事訓答不存錄子加命茲
所哀刻纔什一夫片言可傳日星並遠雖謂過庵子不亾

可也此加命之心也往予弱冠與過庵同試有司過庵子
方州與語異之索觀其文又異之文雕刻無痕言言如琢
辭非淘洗色色鮮潤竊自念以爲弗及由是遂相與知厚
既締姻益披肝膽期異日與李中嵩吳北原輩把臂觴吟
終老丘壑不數年願皆先後淪亾金石之交能不隕涕乎
予衰也已乃今叙論其遺文噫馨歎猶存捌翰奚堪邪嘉
靖歲丙辰秋九月二十四日

卷一

五

過庵遺稿卷之一

論

河渠論

從古治河之說通考備矣治今之河其尙有遺論乎匪河之異也所以治之者異也今治河之指曰必勿病運道必勿涸運道必勿妨寢園必勿蕩民居四者曲防而並護之於是乎闕生剗淺築堤捲埽工無寧歲而患以不息不惟民病而國亦病矣不惟國病而河亦甚病矣夫萬里之委百川之灌放乎平原洶猛善蝕人不能以力勝易明也滾帶泥沙淀淤壅遏則百里之壑填於頃刻百萬之功廢於

旦夕易見也然則既違其害又資其利必非黃河而後可
者也既不病國又不病民必行空虛無用之地而後可者
也由是言之四者之中不有所棄取則河永無安定之理
雖有所棄取固亦難爲經久之策也何也以吾之治治之
常欲便吾之事而非必求遂河之性也然則權時之宜擇
其害之最急利之稍省者而從之庶其有濟乎是故其務
在乎保運道而置殘破之民其策在乎捐租賦而省治河
之費其用在乎就河之利而徐爲之處其歸在乎違河之
害而勿圖其利請得而論之河之不可東北夫人知之
矣欲其西南固不得不求宋毫之郊以爲壑也宋毫之郊

久已爲壑矣。過在實棄而石不棄，使國民兩病。治河之役是也。自趙皮村之鑿也，無感不泛。而此千里之間，蕩爲澤，葬民之生計已盡矣。而歲歲開挑築堤，捲埽公私殫力，將以救之也。冬春而治，夏秋而決久矣。民眎爲無可奈何之災，也是以百姓嗷嗷不怨乎河，而獨怨有司之不恤已田已沒而稅額不除，家已破而乃役不免，脫死洪波，自營口食而捉人之吏窮其所往。雖逃蓬藿齧草根，必繫繯而出之。是故河之波猶有所不及，而逮捕則無可逃。河之泛猶有時而追逋，則無虛日。河獨敗其生業，而有司併絕其生計。此苛政之毒於河，而民之置怨不在彼而在此也。雖然亦

非盡有司之罪也吾歲歲救焉固以完全郡縣待之矣則夫稅賦之必徵而逋負之必理乃執之不容已也故救之則名不棄而實棄不救之則名棄而實不棄今以一歲治河之費較此諸州縣之租稅則多寡不侔矣誠能省治河之半以代其租稅使民安心一意各圖生理則遺者猶可保而空者猶可立也感恩不啻足矣而又何怨乎所謂惟此時爲然也故計莫便乎增脩東北之防而暫罷西南之功縱河宋亳之郊南不害寢園北不齧堤下戒勿治被災州縣復其民一無所與城郭聚落非必當河衝者勿徙退灘高仰厚有一稔者勿問俟河之定而後圖之則國民兩

便較之歲歲興工無分毫之益而徒爲繁費者有間矣或曰如此遂不治河邪曰此乃所以治河之道也數年以來治之愈急爲患愈大非天數也失於未能明知地勢而妄興䟽鑿以汨陳其性也且河自張知府口而南也水勢湍急其又南有故道深廣而毫之北境有迅流之處焉數里之間吸舟而下獨其間有平漫不渠者耳識者謂因而渠之必成河矣乃䟽入孫祿口故道曾幾何時張口復決而新渠已爲平地矣此非汨陳之明效乎今河旣自決此正可勿治以定其勢之時也蓋吾固未能必知河之所終也亦未有明知地勢如神禹然者也前代明達之士亦皆欲

族河有所定而後圖之蓋知燥濕者莫如火知高下者莫如水因其成勢而利道之智之次也且以堯之聖禹之智猶必九年之後八年之勤而後成功固不能於鴻水之初而遽治之也今人欲於歲月之間而望玄圭之告必不可得矣雖然趙皮村之鑿本以分河之支其後全勢歸焉孫祿口之䟽本欲引河而東今復決而南焉則河之大勢欲南亦略可覩矣一二年間漫流之處必自成渠因而脩之亦可歲月而定也夫河有所定則必徙之城郭固當無幾並河爲堤以振游溢則必壞之田亦自有限運道無虞則東北之防將亦可省而徙民授田之政可以次第舉也所

謂族河之定而圖之者如此也或曰河既西南金鄉魚臺之間運道涸澀奈何曰此執之必不可兼也前固言之矣昔宋公平江之治漕本激汶水以爲用未嘗資之河也運道如澀亦求其故而脩之焉耳河非所爲用也且河便運之利小阻運之害大往年張秋之決近年沛縣之涇糧運坐絕當是時惟恐其不西也今又欲其東是見小利而忘大害也夫使河既不爲害又足爲利豈不至善其如執之不能何此其策必出於違河之害而不可圖其利也抑嘗論之治河無定形有定理古之故道決不可復古之故智決不可不襲也昔之論禹貢河渠書者皆以析爲二渠播